

私人股权投资的长处

差不多大家都在跟踪并分析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量，而《金融与发展》2007年3月号登载的“金融全球化：别再指责”的作者也像这些人一样，完全忽略了在发展中国家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的私人股权投资，而主要关注于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股本投资流量。如若不是这样，本文作者的分析应该很精彩。

外国直接投资不太可能在危机发作之初带头退出，作者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而此时，同样被认为具有在长期内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特性，而且可证实其对私营部门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私人股权投资的长处，却从来没有人提及。大多数私人股权投资者的投资目标是那些获取资本的渠道有限或者根本无路，而且只有在公司业绩一旦上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资金回报的有价值的公司。这类企业虽不在股票市场上上市，但一旦它们获得投资资本，成长性和赢利性前景就很看好。

在2003—2006年之间，私人股权投资为新兴市场筹集的资金增加了900%以上，远远超过了无论外国直接投资还是证券股本投资。这难道不正是私人股权投资成为发展中国家私营企业资本的合法来源之时吗？私人股权投资流量是与其行当相称的又一类优质资产，对其进行跟踪报道应该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这一合适的举措应对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加以更精确的区分，增进人们对融资技术的认识与了解，因为融资技术对于那些获取资本十分困难的企业来说日益重要，而资本是其兴旺发达所必须的。

Roger Leed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
华盛顿特区

建立坚实的基础

我很欣赏“非洲：采取行动推动发展”中的一系列文章（《金融与发展》2006年12月号）。我相信该文所说的有朝一日非洲将会变样。但这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非洲正在通过一系列短视的而不是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的办法取得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



独立以来，非洲一直没能对殖民主义者建立的经济体系加以变革。我们的父辈关注的是争权夺势，而不是经济的发展。

如今，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成为奉献的一代，我们首先应关注于食物的自给自足。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可能谈论技术上的变革。是的，我们独立了，独立带来的是自由。但是，不能争取到权利的自由毫无意义。非洲的独裁体制只能养肥独裁者及其共谋者。非洲必须为自己的落后承担主要责任。

Camille Sitou

贝宁，科托努

如何花费石油财富的决策

《金融与发展》登载的Paul Toungui撰写的文章“现在花费，还是储蓄？”（2006年12月号）提出了一个极大地困扰着非洲国家许多领导人的问题，这些国家的经济都依赖于来自石油收入的意外之财。

作者认为，有必要在尽早偿还债务的前提下，对为社会需要而支出和为使基础设施升级而投资加以权衡。Toungui认为，应该将来自石油的意外之财划分为两种类别，这种观点似乎暗示了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可能不会成功地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因此他劝诫这些国家为其后代留下一部分来自石油的收入。

在我看来，这种什么都想得到的方法可能会什么都得不到。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格言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因为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竞争成功和为其公民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的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因此，这些国家不应该把其资源浪费在其他方面。非洲国家应将其所有资源投放于能增进其未来增长潜力的各个方面，包括为人力资本的改善而投资。这种投资战略应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量体裁衣地精心制定，并要放到全球背景下来考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对他们许下的意愿做出坚定的承诺。这类投资应该与政府和公共部门所有方面透明的治理结构携手并行。

如果政策过分谨慎，而不考虑到我们这个大洲必须在其中运作的全球背景，文章中提到的2015年应达到的千年发展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Mohammed Tahraoui

阿尔及利亚社会中心



饥饿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有关非洲近期的《金融与发展》(2006年12月号)对两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考察。当发展形势鼓舞人心的时候，根除饥饿和确保穷人的声音能被听到就成为解决非洲所面临的所有挑战的关键。

尽管诸如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组织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贫困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这是因为减贫倡议和援助规划更多地是关注于一些征兆性的现象，而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本身，例如减少疟疾的传染、遏制艾滋病和提高女童入学率等问题。所有倡议本身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实际存在的问题——饥饿——却往往被忽略了。即使能够得到较好的医疗保健，挨饿的肌体也无法抵御疾病。处于饥饿中的孩子也学不进什么东西。

只要贫困人口不能在议会中获得足够的代表席位，减贫的努力就还会陷入泥沼。不贫困人口不会真正对减贫感兴趣。由于政府议会中几乎没有贫困人口的代表，减贫仍会是一件难以说清的事情。

Boubakar Amadou

经济系学生

贝宁

草儿更绿的地方

在《金融与发展》2006年12月号的简讯中，由Dilip Ratha撰写的关于侨汇流量的一段文字，称侨汇是发展中国家外部融资的最大来源。这一说法显然存在一个严肃的社会经济学问题：别处的草总是更绿一些。

令人称奇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幸福普遍被看作是其他大洲（在这里是指工业国）才能享有的东西。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福利，因此人们必须不惜代价来获得它。无论是否身怀技能，喀麦隆所有

年龄的人都深信不疑地表示：“我要出去，要努力工作。”这种态度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看都使母国（家乡被抛弃、人才流失、海关欺诈以及腐败）和东道国（许多人没有合法居留权、出现卖淫和犯罪现象）处于危险之中。

糟糕的是，Ratha忽略了这一事实，即遣返基金被更多地用于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这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长，但未必带来发展。

Nomo Ill Faustin Lucien

喀麦隆恩冈代雷大学经济系学生

非洲的艾滋病之战

在“让援助发挥作用”（《金融与发展》2005年9月号）一文中，作者提到必须增加资金援助，以有效地遏制艾滋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蔓延。这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举措。而不幸的是，援助的结果令人非常沮丧。在我看来，这都是据说抗击疾病的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忽略了似乎很重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问题的核心。首先，我必须改变对性的看法。在非洲，孩子被看作福利的来源，你拥有的孩子越多，你就越富有。其次，我们必须解决国家机构不称职、腐败的问题。尽管政府在努力改善治理结构，但一些事情还是非常令人困惑。



遏制艾滋病并不仅仅关系到提供更多的捐赠。预防这种疾病的着手点应该是改变社会和文化的道德观，而这种道德观又决定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对于性的态度。

Brice Hilaire Kemguem

喀麦隆，恩冈代雷

2007年即将发生的事件

- 7月9—11日，比利时，布鲁塞尔
国际移民与发展首届全球论坛
- 8月2—3日，澳大利亚，库伦
亚太经合组织第14届财长会议
- 9月20日，美国，纽约
8国集团外长会议
- 10月19—20日，华盛顿特区
IMF和世界银行年会
- 11月11—15日，意大利，罗马
第20届国际能源会展

IMF服务于立法者的网站

有关IMF最新的研讨会、政策、运作惯例
以及立法者对IMF的洞见，请登录：

www.imf.org/legislators

立法者的在线信息来源和讨论平台

欢迎来信：

欢迎读者来信，内容不超过300字。

来信请发至：fanddletters@imf.org，或致函本刊主编。

地址：Finance&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我们将对你的信件进行编辑。